

# 广岛札

# 记

HIROSHIMA

NOTES

◎战争系列文集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翁家慧译

在这片土地上，最坏的绝望、和无可救药的疯狂的种子，在不断地萌芽滋生，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思考人类正统性的具体线索，也亲眼看到了人类最不可宽恕的欺骗……

# 广岛札记

HIROSHIMA  
NOTE



◎ 战争系列文集

【目】

大江健三郎

著

翁家慧译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HIROSHIMA NOTES

by OE Kenzaburo

Copyright © 1965 OE Kenzabu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E Kenzabur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岛札记 / (日) 大江健三郎著; 翁家慧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9. 1

(战争系列文集)

ISBN 978 - 7 - 5043 - 5741 - 0

I. 广… II. ①大…②翁… III. 美国对日本广岛、长崎  
原子突袭 (1945) —史料 IV. E19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5844 号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 - 2008 - 6159

### 广岛札记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翁家慧 译

---

责任编辑 景 辉

封面设计 郭 健

插 图 郭运娟

责任校对 张莲芳

---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 - 86093580 010 -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 crtp. com. cn

电子信箱 crtp8@sina. com

---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10 (千) 字

印 张 9. 2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3 - 5741 - 0

定 价 21. 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ヒロシマ・ノート』の作者として

大江健三郎

日本語の文学作<sup>は</sup>が、中国語<sup>に</sup>な<sup>り</sup>て出版  
した<sup>こ</sup>とに、喜びと感謝<sup>の</sup>思<sup>い</sup>を抱<sup>き</sup>ま<sup>す</sup>  
。私自身の小説<sup>が</sup>最初<sup>に</sup>中国<sup>で</sup>本<sup>に</sup>な<sup>っ</sup>た時  
以来、新<sup>し</sup>い<sup>こ</sup>とに接<sup>す</sup>るたびに、い<sup>っ</sup>か<sup>り</sup>  
の思<sup>い</sup>も更新<sup>し</sup>ま<sup>す</sup>。しかし、『ヒロシマ・  
ノート』が翻訳<sup>さ</sup>れることは、私<sup>に</sup>対<sup>し</sup>て特  
別な<sup>こ</sup>とです。中国<sup>に</sup>特<sup>に</sup>の造<sup>り</sup>の本

この本の最初<sup>の</sup>章<sup>に</sup>書<sup>い</sup>て、私<sup>が</sup>  
まだ二十<sup>代</sup>で小説<sup>を</sup>書<sup>き</sup>始めた私<sup>は</sup>  
、二十代<sup>の</sup>終<sup>り</sup>に、作家<sup>と</sup>しての危機<sup>に</sup>おち  
こ<sup>っ</sup>てしま<sup>っ</sup>た。私<sup>は</sup>、自<sup>ら</sup>の書<sup>く</sup>小説<sup>に</sup>、  
積極<sup>的</sup>な意<sup>味</sup>を見出<sup>す</sup>ことができな<sup>か</sup>くた<sup>っ</sup>  
て、た<sup>の</sup>で、私<sup>は</sup>、

私<sup>は</sup>た<sup>だ</sup>、この世<sup>に</sup>作家<sup>が</sup>、  
に、数<sup>多</sup>く<sup>の</sup>作<sup>品</sup>を、私<sup>は</sup>に書<sup>き</sup>ま<sup>せ</sup>、発<sup>表</sup>  
し、い<sup>っ</sup>か<sup>り</sup>な<sup>ら</sup>ず、私<sup>は</sup>、  
受<sup>け</sup>と<sup>れ</sup>ら<sup>れ</sup>る<sup>た</sup>け<sup>の</sup>水<sup>準</sup>を

私に  
爆  
院  
入  
し  
て  
悪  
者  
を  
め  
か  
す  
も  
も  
り

私の人生はたまたま、この**運命**と 後には何と  
 しっかりと生きたか、ゆえに 私に  
 命が生まれてくれたゆえに 命  
 が、どうしてか 命、若くは、母や  
 らの支えとなるだろうから、と、同世代のまにまに  
 このようにして、**自分の文学**を 自分  
 目にも失って、**私に**、**広島**に行き、  
 原爆の大ま、悲惨、悔を、こうなりながら、**生**延  
 びている 原爆、**救**から、**十**、**年**たつ、**一**、**月**  
 した人々に、**一**、**月**、**一**、**日**、**一**、**日**、**一**、**日**  
 仕事があたえられたので、私に  
**報**、**復**、**経**、**験**、**を**、**し**、**た**、**こ**、**の**、**医**、**師**、**の**、**道**、**を**、**ま**、**で**  
 止めた、**本**、**も**、**止**、**め**、**た**、**こ**、**の**、**医**、**師**、**の**、**道**、**を**、**ま**、**で**  
 と、**人**、**々**、**に**、**会**、**い**、**ま**、**し**、**た**、**こ**、**の**、**医**、**師**、**の**、**道**、**を**、**ま**、**で**  
**島**、**原**、**爆**、**院**、**長**、**車**、**藤**、**文**、**夫**、**再**、**生**、**た**、**こ**、**の**、**医**、**師**、**の**、**道**、**を**、**ま**、**で**  
**報**、**復**、**経**、**験**、**を**、**し**、**た**、**こ**、**の**、**医**、**師**、**の**、**道**、**を**、**ま**、**で**  
**療**、**の**、**医**、**学**、**を**、**理**、**論**、**の**、**実**、**践**、**に**、**お**、**い**、**て**、**生**、**り**、**上**、**げ**、**た**  
**人**、**で**、**す**。  
**私**、**は**、**広**、**島**、**で**、**生**、**き**、**ま**、**し**、**た**、**こ**、**の**、**医**、**師**、**の**、**道**、**を**、**ま**、**で**  
**私**、**の**、**人**、**々**、**に**、**会**、**い**、**ま**、**し**、**た**、**こ**、**の**、**医**、**師**、**の**、**道**、**を**、**ま**、**で**

人の見ても、<sup>に口</sup>ニマ・ノートロに建直<sup>し</sup>け  
ました。また広島のインク<sup>に</sup>ニセ<sup>に</sup>ア  
て知りた。原爆被爆者たちの社会運動に  
も参加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原爆による大  
きく多様な(肉体的・精神的)な。また経済的  
な)被害も、単に被害<sup>を</sup>知る立場におい、てな  
く、この原爆投下を<sup>も</sup>引き起<sup>す</sup>ことになった。  
日本の軍国主義体制の批判に始まり、アジア  
のどくに中国に向けての侵略戦争の、加害者  
としての立場への反省をこめ、核兵器廃絶  
の運動で、民衆的に組織<sup>し</sup>リードした<sup>が</sup>  
被爆者たち<sup>は</sup>運動は、まを<sup>つ</sup>て、  
ます。<sup>これらの原爆</sup>  
この広島で出会った人々に、<sup>がらと</sup>た<sup>を</sup>明<sup>に</sup>言<sup>は</sup>な<sup>す</sup>  
分<sup>の</sup>小<sup>説</sup>を<sup>作</sup>り<sup>か</sup>え<sup>て</sup>や<sup>り</sup>な<sup>す</sup>こと<sup>も</sup>な<sup>し</sup>  
。私は、<sup>自分</sup>の<sup>小</sup>説<sup>の</sup>取<sup>組</sup>み<sup>を</sup>な<sup>す</sup>こと<sup>も</sup>  
り出<sup>す</sup>こと<sup>も</sup>な<sup>し</sup>け<sup>り</sup>な<sup>す</sup>こと<sup>も</sup>な<sup>し</sup>  
は、<sup>他</sup>に<sup>書</sup>き<sup>を</sup>持<sup>て</sup>て<sup>生</sup>ま<sup>れ</sup>て<sup>来</sup>た<sup>子</sup>供<sup>と</sup>の  
生<sup>活</sup>の<sup>課</sup>題<sup>が</sup>な<sup>り</sup>ま<sup>し</sup>た<sup>が</sup>、<sup>も</sup>ち<sup>ろ</sup>も<sup>自</sup>分<sup>の</sup>  
生<sup>活</sup>の<sup>課</sup>題<sup>に</sup>あ<sup>る</sup>こと<sup>も</sup>  
から<sup>と</sup>は<sup>な</sup>ら<sup>ず</sup>出<sup>発</sup>点<sup>に</sup>あ<sup>る</sup>こと<sup>も</sup>

~~私の生涯の回顧~~ 70日

ア・ノートに、私の生涯の主要な出来事(1)の  
(2)の出来事(2)が取り上げられて、この本の中心  
の主題として、読者たちに理解してもらいたい、  
と信じています。

二〇〇六年一月、東京



## 作为《广岛札记》的作者

大江健三郎

对于日本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我总是抱着喜悦和感激之情。自从我本人的小说在中国第一次被装订成书出版以来，每当收到装帧独特的中文版新译本时，这种喜悦和感激之情便会增加新的内容。较之于此，对于我来说，《广岛札记》中译本的出版则更是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在这本书开头部分的章节里也曾写到，我从二十二岁开始写小说，在将近三十岁时便陷入了作为作家的危机。因为，我在自己写作的小说里看不到积极的意义。

就像大多数年轻作家刚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时那样，我接连不断地完成并发表了很多作品。就其水准而言，那些作品大致都是作为有趣的小说，被读者、尤其被同时代的读者所认可。倘若不是如此，便一定会被日本商业化了的新闻界所抛弃，如同每年登场的新作家中的大部分被他们短期使用过后便如此抛弃掉一般。我总算在文艺界的竞争中存续下来，并在文坛挂了号。

然而我觉察到，自己未能塑造出那种类型确实独特的新人形象，未能在作品中融入积极的意义并向社会推介。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怀疑将自己人生的时光倾注到作家这个职业中是否值得。

这一时期，在文学以外我的实际人生中也出现了麻烦。当时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家庭的第一个孩子带着脑部疾患降生了。虽然



我们夫妻是毫无经验的年轻父母，却也为了设法救助这个孩子而行动起来。不过，在进行这种努力的同时我也在思考，自己从事的文学工作，且不说精神层面，即便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我认为也不能为我所凭依，无法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而坚强地生活下去。我只能意识到，此前一直热爱着的文学，其实只是个一无所用的东西。这种无法转化为自己生活下去所需要的积极力量的小说，怎么能够成为与我同时代的、甚至更为年轻的那些读者的精神支柱呢？

就这样，当时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近崩溃，在文学上也失去了自信，却被赋予一项工作——前往广岛采访那些尽管蒙受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巨大创痛，但仍然顽强地活下来（从遭到原子弹轰炸时起已经过去了十八年）的人们。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广岛原子病医院的院长重藤文夫博士。虽然他本人也遭受了原子弹轰炸，却仍然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这两方面创建了治疗原子病患者的医学。在这位医生的帮助下，我得以采访了包括住进原子病医院的患者在内的很多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幸存者。我发现，他们在努力克服遭受轰炸的经历所带来的创痛，并因此而确立了各自独特的人之本性，是“最为正统的、经历了原子弹轰炸的日本人”。

我把在广岛学习到的新的人生观写在了《广岛札记》中，此外，还参加了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幸存者发起的运动，他们是我在广岛进行采访时邂逅相识的。正是这些曾经遭受原子弹伤害的人们，认为原子弹爆炸带来了巨大的、各种各样的（肉体的、精神的、还有经济的）灾难，但是不能只从被害者的立场来看待这些灾难，还要从导致投下原子弹的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之批判入手，融入对曾针对亚洲、尤其针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加害者这一立场进行反省。他们还组织并引导了废除核武器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目前仍在持续。

此外，我遵循在广岛向我所遇到的那些人学习并得到的人生观，开始改变自己写作小说的方向，沿用自己创作小说的技法，以塑造出

更为积极的人物形象为新的目标。在我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与诞生时就带有脑部残疾的孩子共生这一根本性课题，我便将其作为自己小说的主题，并由此开始重新出发。

《广岛札记》里，有着我生涯中的文学之全部的真正出发点，我相信，在中国阅读了这本书的、新的读者们是能够理解这一点的。

二〇〇八年一月 东京

(许金龙 译)



## 自序 前往广岛

从个人的事情入手来写这样一本书，似乎有些欠妥。然而这本书中收录的所有和广岛有关的随笔，不论是对我个人，还是对始终都和我在一起做这项工作的编辑安江良介<sup>①</sup>先生来说，那都是触动我们心灵最深处的东西。因此，我想先说明一下各自的情况。1963年夏天，我们俩第一次一起去广岛旅行时，当时我的大儿子正躺在玻璃箱里与死神搏斗，康复的希望微乎其微。安江先生的大女儿刚刚去世。而我俩共同的一个朋友，因整日钻研“核战争最终毁灭全世界时的情形”，不堪恐惧之重负，最后在巴黎自缢身亡。尽管我们两个都已经心力交瘁，但还是朝着盛夏的广岛出发了。我还是第一次经历那样的旅行，既令人疲惫不堪，又叫人郁郁寡欢。

到达广岛后的几天时间，也就是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召开的日子，却让我们感到更加的疲惫不堪和郁郁寡欢。正如我将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这次大会伴随着无数的痛苦和困难。起初，大会是否能够顺利召开都是个问题，而一旦大会开幕，便注定只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大会。我们也只能怀着沮丧的心情，带着满身的汗水与尘土，叹息着，沉默着，在那些被大会动员起来的、无比严肃的人群周围，徒然地奔走。

然而，一周之后，当我们即将离开广岛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手中已经牢牢地抓住了一条绳子，它能把我们 from 忧郁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简而言之，这完全要归功于我们遇到的那些真正具有广岛人气质的人。

---

<sup>①</sup> 安江良介：后担任《世界》杂志社的社长、岩波书店的社长。——译者注

那些真正具有广岛人气质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他们那里，我直接获得了勇气，反过来说，我也深刻地体会到了一种剜心之痛，那是因儿子躺在玻璃箱而产生的、深藏在我内心深处的、某种神经衰弱的苗头和颓废的思想被连根拔起时的痛。而且，我开始祈愿，希望能以广岛和真正的广岛人为锉刀，来检验自己心灵的硬度。我的心灵史非常简短：战后民主主义时期，我接受了中等教育；上大学的时候，以法国现代文学为中心，学了语言学 and 文学；如今只是个刚刚起步的小说家，我的活动完全受日本和美国战后文学的影响。我祈愿把自己应有的自我感受、道德观和思想，毫无保留地全都放到广岛这把锉刀之下，通过广岛这个透镜，对它们加以重新考察。

之后，我又多次前往广岛旅行，安江先生所属的《世界》杂志编辑部刊登了我的随笔。该系列随笔汇集成册后，就成了现在这本书。每次去广岛，我都会结识一些具有真正广岛人气质的新朋友，他们总是带给我最深的感动，然而，我又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收到他们的死亡通知。我的文章一经刊载，就有很多读者、尤其是广岛的读者，寄来饱含深情的信件。在这些来信当中，我挑选了部分具有典型特点的内容，介绍给大家。下面这封信的写信人名叫松坂义孝。在本书的第五章，我曾引用过有关坚强的广岛医生的记录，其中有一个叫松坂义正的大夫，虽身负重伤，却还让他儿子（医大的学生）背着去参加救护工作，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义孝就是他的儿子。也就是说，义孝就是那个在原子弹轰炸结束后不久，便身背负伤的大夫，穿过广岛的街道，赶往救护所的医大学生。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皮肤科大夫，在广岛开业行医，悬壶济世。

……广岛人到死都想保持沉默，想要把个人的生死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愿把自己的惨状公之于众，不愿意成为反原子弹氢弹之类



的、政治斗争的参考资料。他们也不想因为自己是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而被别人当作乞丐。当然，为了获得经济上的救助，向大众诉说受害者们的惨状才是应该做的事情，也是必须要做的。比起反对原子弹氢弹之类的目的来，获得经济援助这个目的，来得更为实际和迫切。然而，那些看似恢复了健康，又过上了正常人生活的受害者们，他们却选择了沉默。实际上，比起向大众哭诉以求得经济援助的方法，他们更希望能用一种带有连带色彩的方式，比如，将税收和贺年卡的收益返还给那些健在的受害者。用乞讨或募捐的办法，又能有多大实效呢？

……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嚷嚷着，不能沉默，劝那些原子弹受害者说出真相。这些人不能体谅我们的沉默，我对他们一直憎恨不已。迎接8月6日，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和死者一起，默默地将它送走。大张旗鼓地为了迎接8月6日而四处奔忙，我们真的做不到。那些思想家，就把8月6日这一天看作是广岛，他们自然是无法理解这些受害者的沉默寡言以及作为资料生存下来的心情。

我在自己的随笔中，曾经写过这样一群人，他们唯一的权力，就是对广岛保持沉默。这封信便是对我这篇随笔的一种呼应。我因此感到备受鼓舞，但同时也无奈地意识到，作为一个非广岛人，我写的所有关于广岛的文章，都会遭到最严厉的批评。

在最近一期的广岛同仁杂志《齿轮》上，松坂先生用深田狮子雄的笔名，写了下面这样一篇文章。可以说，这篇文章把他在信中所写的那些思想和感受，表达得更加直接和明了。从他的文章中，我又听到了广岛人对非广岛人进行正当批判的声音。这可以说是广岛的年轻知识分子进行正当防卫的声音。我希望读者在看我文章的时候，能结合下面这段文字。

大江先生讲到的那些医生，那些在广岛原子弹轰炸时受到辐射的

医生，那些在面对受害者的后遗症时不得不陷入绝望的医生，当他们对命运也不得不陷入绝望的时候，对那些不断出现的乐观报道，说什么“原子弹轰炸后遗症已不复存在”，他们应该是怀着苦涩的心情，反复地予以纠正。但是，原子弹轰炸的时候，我就在距离爆炸中心1.5公里的地方，虽然出现了轻微的后遗症，但现在仍然很健康。我的父母，我的妻子（当时她还在女子高中上二年级），还有我的三个孩子（他们都出生于昭和三十年代<sup>①</sup>），他们也都健康。因为没有发现后遗症，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尽量保持乐观。这也许就是我一直以来对原子弹文学感到疑惑不解的原因所在吧。在所谓的原子弹文学中，除了讲述那些无法康复的人的悲惨故事，以及描写后遗症症状和心理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难道就没有下面这样的故事吗？比如，虽然在原子弹轰炸时受到了辐射，但历经磨难，最后终于恢复健康，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获得了新生。难道所有的原子弹受害者都必须患上后遗症，最后又不得不悲剧性地死去吗？难道原子弹受害者死的时候，就不被允许摆脱那种健康和心理上的负罪感和自卑感，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自然地死去吗？我们要死，就必须是因原子弹轰炸后遗症而死，这样的死法只能是对原子弹的诅咒，是用来反对原子弹轰炸的资料。的确，不能否认，我们的生，因原子弹轰炸而扭曲变形、苦不堪言。然而，即便没有原子弹轰炸，只要是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承受着同样的苦难。我经常告诫自己，对广岛受害者所独有的“原子弹轰炸受害者意识”，不能有一种偏袒的感情。我希望他们能够自我救治，自力更生，虽蒙难，却能够像那些未蒙难者一样，让自己的死亡属于自己，摆脱原子弹的阴影。

原子弹轰炸十九年后，我的祖母去世，享年93岁。她的一生历经坎坷，算不上幸福，但所幸身体一向健康，去世时完全是寿终正寝，

<sup>①</sup> 昭和三十年代，即1955年至1964年。——译者注



## 广岛札记

而非原子弹轰炸后遗症所致。我希望你们了解，在那些受害者当中，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影响，最后都是自然死亡。我希望，你们不要把受害者的死亡看作是别处发表政治性言论的材料，就像是8月6日充斥广岛的各种随意发挥的政治性言论，使这个本该肃穆吊唁的日子有可能操控在外人手中……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那些没有后遗症的受害者，他们不希望自己成为反对原子弹轰炸的材料，而是乐观而真切地盼望着能够回到普通人的生活。

长崎有一位受害者，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名叫原口喜久也。当他被诊断出有可能患了骨髓性白血病之后，就自缢身亡了。前几天，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从他的诗集遗稿的后记中得知了这件事情，不禁黯然神伤……原口先生并非死于原子弹轰炸后遗症，是他自己想死，才选择了自杀。对于他的死亡，我想做这样一种解释：不要把所有的一切都用原子弹轰炸后遗症、这个毫无人性和个性可言的东西来概括，受害者们想要摆脱原子弹轰炸的阴影，活着的时候，要像一个正常人，死的时候，也要像正常人那样死去。

如果没有对原子弹受害者进行细致的检查和诊断，也许就不会查出原口先生感到身体不适的原因。也许他只是感到身体不适，然后，死神突然降临。但是，受害者们无福体验那种让人乐观的身体不适。所有的一切都准确无误地显示出，他们将要面对的，就是死亡降临前的痛苦过程，他们必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忍受原子弹轰炸后遗症所带来的痛苦。但凡有些常识的人，一看到这样的诊断，就知道康复的希望极其渺茫，既然如此，那么，继续活下去，活着忍受后遗症的痛苦，活着思忖后遗症最终将会带来的死亡——这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作为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究竟如何才能重新成为一个正常人？是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一直活到后遗症带来死亡的那一刻吗？或者，是像原口先生和原民喜先生那样，清高地选择自我了断呢？对此，我不得而知。



如上所述，这些随笔的创作得益于广岛人的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和批评。我现在重新把它们集结成册，并以《广岛札记》为题出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内心深处的广岛就此完结。可以说，我现在才刚刚进入真正的广岛人的心灵。只要不是对广岛问题假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缄口不言的人，那么，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就永远都不会结束对广岛特质的思考。

今年3月22日的下午，一个妇女的葬礼在广岛举行。死者是诗人峠三吉先生的遗孀，死因是自杀。峠三吉先生曾写过一首非常优秀的诗，描写了原子弹轰炸造成的惨剧和人类不屈的尊严。有谣言说，夫人是因为害怕原子弹辐射引发的癌症而自杀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就在夫人自杀前的几个星期，有人在峠三吉诗碑上泼油漆，对夫人的精神造成了重创。在直面孤独的内心里那段悲惨的记忆时，广岛人所发扬的忍耐精神绝不是僵化的、戏剧化的东西。就在夫人经受着日复一日忍耐的煎熬的时候，卑劣者趁机用手中的油刷轻轻一刷，就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她的忍耐力。此时的夫人，不但身心疲惫，还要承受癌症带来的心理恐惧，孤独的她已经不堪一击了。在那座被卑劣者用油漆玷污了的诗碑上，镌刻着诗人的呼声。然而，就在12年前，当大多数人还不愿意倾听这一呼声的年代，诗人在进行肺叶摘除手术时，受辐射后的身体失去了抵抗力，最终导致死亡。那座诗碑寄托了夫人对诗人的怀念，而如今，她却陷入了最糟糕的孤立无援的黑暗之中。然而，除了陷入那愈加黑暗的深渊之外，她究竟还能做些什么呢？夫人的亲姐姐——小西信子女士是广岛“母亲会”的成员，她的话深深地震撼了我们。“妹妹，你很好地完成了一切。我将不吝赞美之词来称赞你们，你和峠三吉先生一起度过了无悔的一生。”

还我父亲

还我母亲